



酒神的欢歌与日神的沉咏

—— 中西文学传统比照

白云涛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IO-03
16
2

酒神的欢歌与日神的沉咏

—— 中西文学传统比照

白云涛 著

B256/26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沈阳



B758608

酒神的欢歌与日神的沉咏

——中西文学传统比照

Jiushen de Huange yu Rishen de Chenyong

白云涛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喀左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0 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3/4

印数: 1—1 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冯 静 责任校对: 刘 涛

封面设计: 李国盛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205-01206-6/I·95

定 价: 2.30元

目 录

第一章 序：分与合——永恒的遗憾与梦想	1
第二章 文学类型的差异	18
1. 概说	18
2. 缺类残类与强项弱项	24
第三章 中西作家面面观	38
1. 作家的收入	39
2. 知识结构与文化素养	48
第四章 两个审美世界	56
1. 出发点：天人关系	56
2. 温柔敦厚与怪力乱神	63
3. 典型与意境	71
第五章 从文化土壤到文化精神	80
1. 一般描述	81
2. 形而上：悲剧精神——喜剧精神	
形而下：欢乐意识——忧患意识	111
3. 民族性格铸造的文学	127

第六章 人们的故事——中西小说比较..... 132

1. 题材主题..... 132
2. 情节结构..... 141
3. 描写刻画..... 150

第七章 缪斯的心曲——中西诗歌参证..... 160

1. 戴着脚镣跳舞..... 160
2. 诗的“意象”..... 173

第一章

序：分与合——永恒的遗憾与梦想

小花朵啊，我对你犹如夜晚，
我能给你安宁，还有那
隐匿在黑暗中的不眠的寂静。
待到黎明你睁开眼睛，我就要
把你留给一个蜜蜂嗡嗡的世界，
那儿还有小鸟的美妙歌声。
我给你的最后的礼物
是一滴落进你青春深处的泪水；
它将使你的微笑更加甜蜜，
也将蒙住你的视野，
使你只看到时日的无情的欢乐。

题头是泰戈尔的小诗《无题》一首。如果不去细究作者的原意，看上去多么象一篇文学的自述啊。对于生命的花朵人类来说，文学几乎和诗中的“我”一样，能够带来隐匿不眠的寂静，留下美好喧闹的世界，能够蒙蔽原本开阔的视野，也能为青春深处浇注泪水……。人类最不同于一般动物的地方或许就在于他们能够关心留意于那些和自己生存没有太大

关系的事物。文学既不能解决吃穿用度，又不能消除祸乱战争，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个柏拉图要驱逐文学出境，^①认为它有伤风化，欺骗心灵，可人类依然如此沉醉迷恋于文学，创作、欣赏、研究，周而复始，无止无休，有一个编故事的“骗子”，便立即有成百上千个甘愿受骗的人报名。这也正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地方：憧憬美，懂得情感，了解“活着”之外的意义。人类把自己的活力、幻想、热情凝聚到了那些超出直接功利目的之外的活动中并使自身得到了完美的进化。设若没有文学艺术，人类的心灵将会怎样呆板、干涸，甚至萎缩，不仅会失去许许多多的乐趣，也很难设想这心灵能够创造今日地球上这样一个比较舒适的生存天地。怪不得掌管文艺的女神缪斯最初是山泉神女，这意味着润泽、灵性、元气将出自这里。也怪不得缪斯们以日神阿波罗为自己的领袖，生命与青春，崇高与力量将永远是文艺的统帅。于是女神们拿着竖琴、柳条，漫游于人类的家园，试图去唤醒那些仍在沉睡的无数个心灵……

不过，在诗意的赞颂之外，我们还得时常为文艺女神的命运担忧。人类毕竟生长在一个条件不怎么适合它的星球之上。它面前第一位的任务是生存，为生存挣扎，为生存苦恼。在世界各地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中，总是充满了太多的困苦灾难。在希伯莱人的传说中，人类悲惨地被逐出伊甸乐园，被罚终身艰辛劳苦才能尝到地里生产的食物，必须汗流满面才可以维持生计，直至他们回归黄土。在印第安祖尼人的传说中，人类挤在世界上最深的岩洞里互相践踏。先

①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著名文艺理论家。在《理想国》里提出“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

知博赛安加可怜他们，为他们找出一条通往地面的路，然而这路黑暗狭窄，人们拥挤争执，最终只有博赛安加一人走出了岩洞，他只好请求太阳把人类从地底下的世界中拯救出来。许多诸如此类的传说故事，都十分真切地表现了人类现实的生存环境和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大堆难题。在生存的挣扎之中，作家本身对自己的作用也有所怀疑了。英国现代诗人莫里斯^①在他的《地上乐园》里仿佛代表自己的同行向所有能够阅读文学的人致歉：

我无法歌唱天堂或地狱，
我无法减轻压在你心头的恐惧，
无法驱除那迅将来临的死神，
无法招回那过去岁月的欢乐，
我的诗无法使你忘却伤心的往事，
无法使你对未来重新生起希望，
我只是个空虚时代的无用诗人。

在比较久远的年代里，生存，和生存有关的事物，总是首先被重视并很快得以交流利用。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民族的成员都会急切学习了解其他部落、民族的农艺、畜牧、手工制作等等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地域遥远、信息不畅，都不能阻住这种文明向远方的传播。比较起来，文学还是一个奢侈品，尽管最初它也常常被用作功利的目的。人们满足于自己圈内的歌者诗人，满足于自己同胞所编织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和谣曲。除此之外，语言不通始终是文学交流的一大障碍。这一切都使得文学的封闭现象比起其他文明形式要严重得多。

① William Morris (1834—1896)。

古代中国于西方本来就了解不多，特别是在元朝以前。按照富兰克^①的说法，那时候西欧与中国仅仅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但对进一步的具体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只能凭借幻想和传说。无论西腊罗马还是中国都不肯将眼光超越那些与自己文明相近的国家。他们都将自己视作文明的中心和源头。尽管如此，早在纪元初中国与西方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交流物产风俗了。公元前64年罗马征服叙利亚后，获得大量中国丝绸并为此在罗马建立市场。远在西班牙的贵族，高卢人和不列颠人也都需要丝绸。中国的青铜、玉石、漆器随后源源而入。那时候，中国人被称作赛里斯人，^②而在西方人眼里，赛里斯人又往往和丝绸联系在一起：“赛里斯人即如此。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③汉代张骞从西域返回，带来了葡萄藤和苜蓿，后来的使者仿照他的榜样带回了细香葱、芫荽、黄瓜、无花果、向日葵、胡桃、芝麻。作为回赠，中国又给了西方人梨、桃、橙子，还有花中的玫瑰、牡丹。内地的丝织品和铁器、漆器多经新疆西运。运进中原的进口货数量也很可观，除了奢侈品以外，还有棉、毛织物和各种香药等等。到元代中国的技术成就逐渐超过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时候，更多东西从中国流向西方——火药、纸币、印刷术、纸牌、医药、花边、瓷器……。明代中叶，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扩展，派出成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西方科学技术又开

① 参见W. Frank: China and the West, p. 5, Oxford 1967。

② Seres, 丝、蚕、或绮的对音。

③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见闻录》，第一卷，第196—200页。

始大规模引入中国，其中实用技术、天文学、物理学受到特别重视。

从以上简短的叙述中，读者一定能发现，在这一两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文学根本排不上位置，事实上纯粹文学性的交流也几乎没有。甚至音乐、实用美术都能给对方留下一点痕迹，而独独文学是个空白。十八世纪以前，西方人把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几乎所有发明创造都学习过去了，对中国文学却仍然一无所知。马可·波罗被认为是通过自己亲自观察来描述中国的第一位欧洲人。他在自己的见闻中谈得很多，从都城的气氛、纸币的制造，到黑色石头（煤）的应用、造桥技术的高超。但他绝少提到中国的精神生活、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直到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①才打破这一狭隘眼界的限制。他在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一位比利时人于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中国先秦时代重要的文学典籍如《论语》、《诗经》这才算和西方知识分子见面。“那些耶稣会中人，把中国经书翻译出来，劝告读者不但要诵读它，且须将中国思想见诸实行。他们不知道经书中的原理，刚好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教义，尤其重要的，就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且将中国实际的政情亦尽量报告给欧洲的学者，因此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便能逐渐了解，而中国政治也就成为当时动荡的欧洲政局一个理想的模型。”^②中国精神文化开始引起某些西方学者的仰慕。如法国大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在礼拜堂里供奉孔老夫子的画像。如德国大

① Matteo Ricci (1552—1610)。

② 赖赫准恩《中国与欧洲》，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18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兹，在《中国近况》的序言中宣称“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①然而，很快，到十八世纪末这股“中国热”就逐渐冷却了。这时出现了贬抑中国文化的趋势。这里面有西方人历来的民族优越感，也有他们高度的哲学和历史层次的重新审视。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化最终未能成为西方人所全面了解。

西方人对中国精神文化的了解明显晚于和弱于物质文化，而在精神文化中，文学又可以排在最末位。中国文学到十八世纪才受到耶稣会士的注意。1732年元曲《赵氏孤儿》被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成为第一部被译成外文的中国剧本。其后英译本（1736）、德译本（1747）、俄译本（1774）相继问世。1761年，在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封面有这样的题字：

“《好逑传》，或《快乐的故事》。从中文译出，书末附录一、《中国戏提要》，二、《中文谚语集》，三、《中国诗选》共四册，附加注解。”此时中国文学显得相当遥远陌生，仿佛天外来客。歌德可以说是当时西方作家中胸怀最博大，眼界最宽广的一位。他第一个期待“世界文学”的产生，并且号召“每个人都应该促使它快一点来临。”^②他几乎阅读了当时能够到手的所有中国文学作品，如英译《华笺记》、法译《玉娇

① 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②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梨》等。尽管如此，这些作品的数量毕竟十分有限，而且都是译本。歌德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

——发现了对方和自己是同类人，并为此感到欣悦和惊讶，可见彼此不熟悉到什么程度。歌德凭着他那种诗人的敏感和想象，仅就他读过的这一点中国作品还是做出了一大堆评论。他认为中国文学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人和大自然生活在一起。故事里穿插无数典故，而且都涉及到道德和礼仪。^①这些评论有些相当精辟深刻，有些却显然是一知半解甚至是误会。但不管怎么说，从歌德的时代开始，西方的作家和读者终于对另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文学世界感兴趣了。

反观中国的情况似乎更加不妙。近代中国正是闭关自守最严重的时期，近三百年来士大夫阶层开明的一派也只承认西洋物质文明而不承认其精神文明，采西学无非“制洋器、开商战、兴学校”。洋务运动重新开启大门，其指导思想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西方利炮坚船“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道”是中国的好，“器”是西方的好，道是本，器是末。^②康有为变法失败后到欧美诸国游历一趟，一反过去对西学的热诚，认为中国缺少的只是物质，“若以道德论之，则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以气节名义相砥，而不以奢靡淫佚奔竞为尚，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③中国精神文化传入西方毕竟经历过一个由盛转衰的

① 参见前书第112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

③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68页。

过程，毕竟引起过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罗柯柯”风格，

“在罗柯柯时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不单是艺术方面，就是智慧方面亦然。”^①而中国的文化知识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化从来没有认真地关注过。中国很长时期竟没有一部自己介绍西方的著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的大规模西书翻译工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直到大思想家同时也是大翻译家严复的出现，才有了对西方人文领域的注意，对西方文学的了解也始自这一时期，比歌德的时代整整晚了一个多世纪。

与西方的情形大体相同，中国对西方文学一开始也相当陌生。虽说西方文学作品远至齐梁时代即已传入中国，但只是极个别的，并且从未引起过注意。1837年，欧洲人口译，“蒙昧笔者”笔录的《伊索寓言》译本问世。1872年《申报》刊登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名作《里普·凡·温克尔》的译文，题为《一睡十七年》。^②当时中国学者也如同歌德一样，大胆却又不得不雾里看花般地评论一番。象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③根据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④对于轻视小说的中国文坛这不啻是一枚炸弹，但作为一种文学认识则显然是一厢情愿。不过值得

① 福利德尔《现代文化史》，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54—55页。

②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Rip Van Winkle,

③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④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自豪的是，中国对西方文学的热情，很快便超过了西方人之于中国文学。从十九世纪末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中国知识界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的热潮。仅林纾一人就翻译了欧美及日本的作品184种，影响极大。《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出，“中国人逮所未见，不胫走万本。”^①“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②至于五四以后，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纷纷译介外国文学，其范围之广，其数量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次少见的大规模的文学输入运动。

世界日渐缩小，各民族隔绝的状态不可能继续下去，生存的困扰有所缓解，人的情感、欲望、要求不断增长，缪斯女神受到更热情的款待，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也终于彼此相识了。只是它们相互陌生的时间太久太久，一旦靠近接触，都发现对方如此的新鲜，如此的不一般，都能在对方眼里找到惊奇的目光。毫无疑问，在法国文学与英国文学，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毕竟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太大了。它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之中，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们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各自发展了几千年，形成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人们对这一切只是能够蒙蒙眈眈地感觉到，知道这是两种质地不同的文学，但具体有哪些方面，有哪些细节就不甚清楚了。多少年来在对另一种语言文学知之甚少的情況下也只能如此。今天，人们当然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印象和感觉，也不满足于中西文学刚刚接触时一些研究者做出的那种简单的褒扬或贬抑，他们想知道中西文学究

① 陈衍：《福建通志·林纾传》。

② 严复：《出国留别诗》。

竟各自有有些什么特点，在风格质地、审美意识、技巧手法、文体结构等等方面以及在具体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中有些什么差异。本书正是尝试着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归纳和回答。

对于文学进行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人们对事物的异同点总是充满着强烈的兴趣。西方象法国的史达尔夫人^①将欧洲文学分成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进行对比：

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方的诗人不断地把清新的空气、丛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混合起来。甚至在追忆心之欢乐的时候，他们也总要把使他们免于受烈日照射的仁慈的阴影牵连进去。他们周围的如此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活动超过在他们心中所激起的思想。我觉得，不应该说南方人的热情比北方人强烈。在南方，人们的兴趣更广，而对同一思想的强烈程度却较逊；然而却正是这种对同一思想的专注，它产生热情和意志的奇迹。

北方各民族对欢乐的关怀不及对痛苦的关怀大，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②

中国如梁启超，也把整个华夏文学分为南北两个境界：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

① Germaine de Staël (1766—1817)。

② 史达尔夫人：《论文学》，《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页

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周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

最初，人们总是从气候、地理环境出发去探讨文学的个性，即使超越国界，也只限制在一个相同的文化系统之内。系统内各个文学之间的异同可以说能够比较容易地被挖掘展示出来，人们随手便可以举出他们各自的特点。这里节译几段对欧洲几国文学的分析：②

从克雷蒂安·特鲁瓦到安德烈·纪德，法国人一向关心行为举止方面的问题。尽管举世尊重法国人的理智能力，他们对此也乐于接受，尽管法国人被描绘成富于思想的人，然而确切地说他们更梦想言语中所包含的那种行动。他们的文学因其对行为方式的观察以及对行为方式的原因所做的分析而变得辉煌。在他们的悲剧和小说中法国人喜欢问：“假如你面对这一情形你该怎么办？你会说什么？为什么你这样说或这样做？”当若望·德·墨恩和威廉·德·洛利斯在十三世纪中期创作出《玫瑰传奇》的时刻，他们便造就了行为和谈话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保留了三百年之久而作为整个欧洲的标准。

如同法国人梦想行动一样，德国人梦想上帝，梦想宇宙的秘密和它的神奇力量。在十三世纪瓦尔特·冯·德·福格尔威德便坐在石头上，叉着腿，手顶着下巴，把所有这些问题思考过了。同时，或早一点，巴泽威尔，这个想成为世界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 《饮冰室文集》卷十。

② 参见R. D. Jameson: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London 1935, P17—20.

上最出色的骑士的人，四处漫游，经历那些他和他的造物主都不能理解的只是与宇宙的神秘相关联的冒险。他的打算是在一个合适的地方问合适的人合适的问题。如果他找到了这些“合适”，世界便重新变得真实。当他看见白色的雪上有红色的血，他的心灵会被昭示以那些他曾经奇怪地忘记了的神秘的东西。

英国人的梦想有更宽广的领域，尽管他们注重内部的各种关系。英国人梦想他们能够掌握的事物，梦想他们能够穿行而过的风景，梦想合于原则的行动。他们有点热衷于行为的伦理性。比起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们更经常地带着愉快的幽默沉思自己的世界。他们描写的天地能够看得见，闻得到，感觉得着。贝奥武甫发现宝剑在手时的那种快乐在英国诗里回响了数千年。丁尼生岸边弄浪的专注和对声音的体验，将所有的感觉和思想混同在一起。他不能升华那些思想，因为它们不是思想而是情感。

西方文化体系内的国家当然各有自己的民族性和地方色彩，在气质上有特殊之处，但与其它大的文化系统相较，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又大于差异性。上述引文的作者又写道：

“欧洲的每一个语言区域与其它大部分区域经常性的密切交流超过他们的分离状态。这从语言区域的形成过程时就一直如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从远古时代开始，诗与故事便超越语言界限，从一个区域流传到另一个区域。”^①另一位学者罗伯特·柯蒂斯^②在他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时

① R. D. Jameson: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London 1935, P. 6.

② Robert Curtius.